

增評補圖

石頭記

曹

雪

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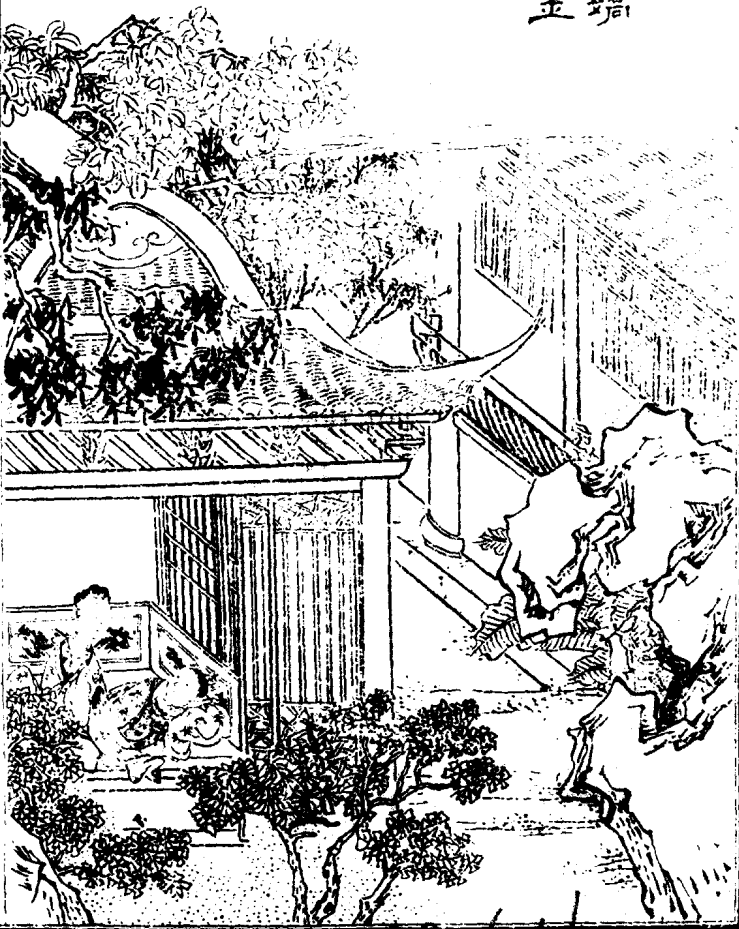
清·护花主人 评清·大某山民 加评

增評補圖石頭記

二

中国书店影印

賢襲人端
嘆歲實正



俏平兒
賴語
賈璉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二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僧平兒軟語庇賈璉

拉着手者一面拉過寶玉之手一面說也

見寶玉關住黛玉拉寶玉不過故將腳立住也

如何要看寶兄弟面上我卻不解

亦是實語

知往時雲兒來時常在黛玉房中歇宿故用一仍字
寶姊妹想亦自去睡矣
又是一段綺風文章
襲人嬌嗔之妙也此處方見
湘雲生平放誕風流即於一睡可見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著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著湘雲見寶玉攔著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卻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靴鞋往黛玉房中來卻不見紫鵲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尙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于

合寫兩人絕妙一編
美人春睡圖

可謂情香惜玉者矣

你娶什麼便什麼
我不出去看你們起
來不起來
可知二人都脫了衣
雲睡者

阿房宮賦所云渭流
涵氣者即此等之水
乎

此筆毛病即在翠樓
眼中尚且見慣

即一瑣事寫得筆筆
周到

可知雪兒替寶哥梳
頭不自今日始也

梳髮熱睡公然代為
梳被始表姊妹間不
妨孟浪乎後殘水洗
臉又替梳頭又珠子
三顆記來清清楚楚
關心肝般看待若無
瓜葛者定不如此

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擦於被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著。定是他。人。何。敢。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麼。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擎殘水要潑。寶玉道。站著。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著。便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絲結住。自髮頂。

偏是嬰兒有此等疑
必
變人所勸之第三件
渠不能改
主婢如出一口實在
不長進

此等入直可殺

至。辯。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鵬。湘。雲。一。面。編。著。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拾。了。去。倒。便。宜。他。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拈。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鰐。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閒。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鰐。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纔。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了。頭。聽。他。這。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畱。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裏。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

了願之制伏人者無
若人賈氏之規矩
久已無矣
偷花結縵真個如是
發來林妹之事當
不至大敗決裂
一坤耳撒嬌癡癡到
此地位置不可以爲
上文明明談破還夢
夢至此
問你自己便明白了
賈月心是疑人教
實之功

即借子之治我者還
以治子

寶哥何夢夢至此

前況已經說了
帶吃飯作一過脉
二人一氣相通寶哥
哥亦知之

可。此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明。明。說。到。雲兒。身上。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爲駭異。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著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著。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勦。料他睡著。便起來拏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嘆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目。睡著。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瘡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著是爲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兒。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麼。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幾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竝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

蕙香初出場

四兒此時剛交運氣未通晦氣而晦氣即從運氣中來易勿原叫蕙香可常在庭階開通晦氣而不致我然則歸人之名君何以改之
使我在階壁間之亦當笑也

此段為四兒出力一寫已略乎其後矣

此等苦楚我亦曾親身歷過無怪寶作此想也
蕙玉生氣何等著急
他已死知非一無早
白者人生之憂患百出者
大抵牽掛二字累之

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著出來。喚兩個小了頭進來。寶玉擎一本書。歪著看了半天。因要茶。擡頭只見兩個小了頭在地下站著。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了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個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咧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閒聽了。半日。抿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拏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了頭。見寶玉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饒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拏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嚇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篋肱一則。其文曰。故

偶然情情非不見解
信筆續莊乃情極憤
極暢以排道莫認作
書悟

其於女子心腸真無
微不徹

一味放刁情景宛然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僂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著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著。看凍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厮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釵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

說到此數句實玉心中豈不悶了。然玉心之曰：「我過那裏去是經做不知也。」
今有人云：「橫豎如此，試了過來，又何必？」
口云：「此云：『西兒五兒服侍。』」
口云：「此云：『後果有一百五兒。』」
口云：「此云：『還記著自是口頭語，但恐數年之後，心與時運何從證此？」
論此結，候待寶哥之意，心卻是一情一義，此等對答，可謂思亦慎有此辨，對作者以上自披衣，往無玉房中，之後，至此為一大段，以發人讀以為篇中主眼，而又一層從中細細之，遂成如茶如火之觀。

若有見識早已一筆了卻矣。

以下從巧姐種種入多姑，一段事是本書中最精彩之文，然究竟非俗人手筆。

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麼？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生鵝鬥，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服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著麼？」襲人道：「一百年還記著呢？比不得你，拿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拏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著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勸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卻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著。

巧姑嬌也

可知建兒與鳳姐同
也作者真能於閑中
立影此等處斷不可
草草讀過

婦人具此三項斷非
好貨然世間如多渾
錢者正復不少
然與常即上文有
無分色注歸輕浮
得注即上文生性輕

續鳳二字深刻活畫
出體公子來

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豈非別證。王夫人
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證雖險。卻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猪尾
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
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拏大紅尺頭與奶子
了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
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
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
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
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
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
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甯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
眾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
是內懼嬌妻。外懼變童。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于賈璉。只恨沒空。今聞
賈璉搬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回去。招惹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

以搶字引出蹺字以
蹺字引出撇字以撇
字引出按字以按字
引出零字寫得花團
錦簇情景如在目前

會平甫圖二頁已
陸人房感寶玉 信平兒歌語底夏璣
伍
懷軒軒原本

我時二字一頓

此一間為得王阿鳳
微詞也
是憤家盡作者之
舖蓋中可多什麼為
糊塗錯控一把汗幸
未計及頭髮得就安
妥

卻也好看

只作不看見並非平
兒作難實處正是
平兒細心處如作看
見難保不以目之所
注動阿鳳之疑
又誰知不擅自著

總哥兒著實談臉

我告訴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賭。很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又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拏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竝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個半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那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後只望著平兒殺雞抹膀，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不看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這麼的畱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裏就叫咱們搜著？」拏了樣子去了。平兒指著鼻子搖著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得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摟著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裏拏著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咱們就抖出這個來，賈璉笑著央告道：「你好生收著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口裏說著，觀他不隄。

咬牙二字與上指著鼻頭二語另是一種神情俱寫得活潑紙上有直起來者故只得將腰彎著也
句則上文諸哥之所想○我動我的火誰叫你滾的難道不許我受用
避兒之於鳳兒其心目中故亦刻刻防疑者不得謂其一味懵懂之人
口○中若行的走的正平兒安得不云爾乎
難道有個頭提在手裏我不能無疑
用買璉接嘴寫出一種倉猝神情
在他跟前可圖受用
正副開來調舌咬嘴動聽宛然驚嘆燕驚

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拏著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藏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攆著求歡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著腰恨道死促狹小倡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肯貸我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的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是他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隔著窗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更笑道不說你說誰

畢竟是何好話。惜當時未曾說出。然吾已會之矣。○可知平時鳳姐入房。必是平兒打聽。○吾必應之曰。平兒要降你。卻與我的皮何干。

自總這臥室。後至此。又一段絕妙文字。蓋為平兒作傳也。其文筆如武夷九曲。愈轉愈佳。

湘雲與黛玉雖各有脾氣。然皆任性而行。

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著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了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拏我來墊蹄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著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天色纔明。寶玉即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閒雖睡在自己房中。卻一心只在黛玉湘雲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句。一樣筆法。

湘雲剩水殘香。寶玉以為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

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已非一次。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留神探問。為後文伏筆。且暗寫寶釵端重與湘雲黛玉不同。

四兒繞伺候寶玉。便想設法籠絡。已伏將來被攆之由。

外似嬌羞。內實陰沈。

寶玉續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卻是後來勘破根苗。但此時寶玉在忽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麝。自己焚散戕滅。豈非自能解脫。故隨即斷簪立誓。仍纏綿于色魔也。

黛玉題詩譏誚。說不悔自家無見識。駁得極是。此卽作者之意。

賈璉私通多兒。爲後來私通鮑二妻。及私娶尤二姐引子。

平兒搜得頭髮。既壓服主人。又卽以示恩。真是可人。

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卻也看出破綻。平兒說別叫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裏陽秋。

大某山民評曰

湘雲跑出。黛玉赶上。寶玉攔住。寶釵勸以看寶兄弟面上。丟開手罷。四人情況何如。好個酸醋世界。我爲爾詐。爾爲我虞。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以下第二十二回。接寫寶釵生日。如在正月二十一日。則是省親以後至此。不過自十七八至二十開。三四日內事也。餘尙無可議者。其最不合理。是鳳